

饥饿的山村

饥饿的山村

智

量

著

漓江出版社

24757
148

饥饿的山村

漓江出版社
智量著

091760

(桂)新登字 03 号

饥饿的山村

智 量 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上海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市政建设报电脑照排
江苏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310,000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407—1478—6/I·983

定价: 12.50 元

我心中流出的
血
献给
我的祖国
我的人民
和我所爱的
和世上所有的
人

智 量
1992年11月
于中国,上海

KAZ92/01

地点:中国西北部某地区的一个山村

时间:20 世纪 60 年代初

人物:

王良	城里来的知识分子
张秋眉	青年村妇
李七姑	中年村妇、巫师
薛永革	上面派下来的干部
李江玉	小学教师
李秀秀	青年村妇
李山梁	生产队支部书记
李明贵	青年村民,张秋眉之夫
李二狗	青年村民
赵秀贞	中年村妇,李山梁之妻
冯万利	大队办公室主任兼总支秘书
李山青	中年村民
李龙水	老年村民
李安亭	夫妇 村民
李树旺	夫妇 村民
其他人	盼水,李福有,方成义,刘书记,寿子娃和他娘等。

引子

小王是我许多学生中的一个。几年相处，师生情深，渐成忘年交。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忽然来访，带着个重重的提包。他从中取出一大捆陈旧的稿纸来，还有一只小包和几本残破的线装书。他把这些恭恭敬敬放在我面前，向我述说了一个小故事：

他的父亲，名叫王良，十多年前死于中国大地上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他有两件珍藏多年的物品和一部手稿留下。那两件遗物是一部木刻本《诗经》和一只绿锈斑斑的铜质顶针。就是那几本破书和那个小包中的东西。儿子读过父亲的手稿后，知道这两件东西和这部手稿是不可分离的整体，便把它们一同收存，直至今日。现在，他把它们郑重地托付给我，请代为保管。他家再无亲人，而他本人已决定，像许多当代的年青人一样，离开这片土地，去世界另一边，另一片天空下和另一片土地上，为自己寻找另一种生活，另一种命运。

小王告诉我，父亲含恨而去时，曾反复地说，他一生都忘不了他所描绘的那黄色的山，黄色的土地，黄色的天空。和那片天空下，那片土地上，在黄土中生、黄土中死的那些人。他把那段生活用他自己真实的名字，而又用第三人称的小说形式写下来，是想让它随时生动地再现，成为永恒的存在。他希望后代人能从中了解历史、了解生活、了解情感、了解人性。他说，这部木刻本《诗经》和这枚铜质顶针以及包它的那块布手巾对他是神圣的，上边凝聚着如今少有的真诚和爱。

受此重托，我不胜惶恐。我把两件物品安置妥当，便来拜读王

良先生的手稿。一口气读完。我深受感动。我觉得小王是个不肖子。他竟然忍心丢开他父亲如此热爱的这片饱经苦难的黄土地，并且如此轻易地抛下了父亲这两件圣物和这部珍贵的手稿。我为他的父亲，也为他，而惋惜。于是我萌生了把这部作品发表出来的念头。当然，和今天我们读到的许多艺术技巧高超的作家们所写的小说比，这真算不得是一部小说，顶多是一部笔记、日记、札记或者回忆录，但是如果你肯耐心仔细读一读它，你一定能得到一些真实的生活感受，我想它还是值得发表出来的。因为，虽然王良所记述的一段生活早已成为历史，今天的中华大地上已开遍鲜花，但是，我认为，历史是一面最忠实的镜子，也是高悬在我们每个人头顶的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经常照一照它，会让我们的脸上更清洁；当我们向前迈步时，它会帮助我们判定路途，选择前程。感谢一些热心肠的朋友的帮助，现在这小说已与大家见面。以下的文字，与原稿丝毫不差。唯有“饥饿的山村”这个笨拙的题名是我加上的。我没有像普希金在《别尔金小说集》中所做的那样，把它就称作“已故王良先生的一部小说”，而给它加上这个名称，是为了稍微传达一些作品的内容。

Z. L.

1993年仲夏于上海。

第一章

1

已经下午4点钟了，王良才从那座阴曹地府般的空荡荡的三层大院里出来。手里捏着那个瘦猴似的总支秘书和大队办公室主任甩给他的一封介绍信。心里怀着一股敢怒而不敢言的闷气，背上背着沉重的行李卷，另一只手捂在空空如也的肚皮上，一步步走出那个死寂的小巷，朝南边田野方向走去。他交了五毛钱一斤粮票，结果是十七八个人跟他分享了那锅面汤，他最后刮锅刮到的半碗稀水。还被那两个讨吃的母子硬是讨去了一半，他实际上只吃到五六根半截面条子。早晨5点钟出发，没吃早饭，下火车到公社。一分配，马上扛起行李赶到这里，现在又得趁天黑以前赶到李家沟生产队去报到。想到挎包里还有两只作为早饭发给他的馒头，心里稍有安慰，等找到地方住下来，好好儿烧一锅水，洗脚，洗脸，再来享用，现在再咬咬牙，忍一忍吧。

饿着肚子，又背着沉重的行李，王良心中倒有一种逃脱重压的舒畅感。那伙人真是地头蛇，强盗！尤其是那个大队总支书记，这家伙亲自带头来抢吃属于他的面条子，还对他不屑一顾，理也不理他。一出那座大院，他马上像得到了解放，加快步子朝南边走，其实是想早点离开这个“东驿公社牛庄大队部”的衙门。

走到巷口，面前是一片黄沉沉的田野，远处一带山岗中，隐隐有一个隘口，那便是他要走进的地方。

忽然，王良听见身后有沙沙的脚步声，回过头去，看见一个女人正向自己奔来。她不知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大概是从他走出那个大院，那女人就一直跟在他身后了，现在显然是朝他而来。见他回头，那女人立刻加快脚步，扬起一只手，脸上也有和他打招呼的表情。他便站在地边一条土坎上等着。

这是一个眉清目秀，身体细长的年轻女人，整个面孔和身体仿佛削瘦得只剩下脸上一双细细的眼睛和胸前一对高耸的乳峰了，面色是苍白的，头发上沾有黄土，身上一件淡青色的大襟褂子脏得变成灰黑，有破洞的肥裤腿脏得已看不出原先的颜色。见王良回头，那女人加快了脚步。在这死寂的田野中，她为他带来了一种生命的气息，他心中欢迎她的出现。或许她可以伴他一同走一程？她愈走愈近，但也显得愈是畏缩和胆怯。这是为什么？她象有些怕走近他，但又正在向他走来。她不时地抬起眼睛瞟他一眼，又马上垂下头去，两腿夹紧着迈步，不能走快，但又企图迅速靠近他，她两手抱拢在胸前，好象怕谁侵犯她那对高耸的乳房，又好象要把那对乳房捧起来让他看见。正当王良由对她的期待转为疑虑，又进一步转为畏惧的时候，那女人开始说话了，一边说，一边走到了王良的身旁，同时伸出了右手的一个手指头：

“一个馍，一个馍！”

声音是那么低，又那么羞怯，若不是伸出的一个手指头，王良几乎无法了解她说话的意思。王良想，她一定是一个乞丐，一个饥饿的乞丐。以为他身边带有食物，在向他乞讨一个馒头。但是，没等他回答她，只见那女人匆匆回头张望一下，看见身后没有别人，便又说：

“同志！求求你，我只要一个馍！随便你咋的都行！”

“随便你咋的都行？”——王良正为这句话茫然，那女人已经伸

出一只肮脏的手来拽他的手臂，并且说：

“咋的都行！同志，咱去那边窝棚里，那里没人看见！”

王良有些吃惊，还没有弄懂她的意思，那女人已经用两只手抱住他的一只手臂，想要把他拖走，并且继续说：

“咱去那窝棚里！只要一个馍，你还不便宜？我又不老，我又不难看！……”那女人的这句话和那张面孔上极力作出的可怕的媚态给他带来一种面临地狱的恐惧。

王良想甩开紧紧拖着他的两只手，但是甩不开，身不由己地被那女人向左边那个草棚拖去。王良的恐惧纯粹是心理上的，论体力，他可以一拳把打倒在地。但他能这样做吗？。他只能被拖着向前走，惊疑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顷刻间就到了那个草棚边，王良朝里边瞥了一眼，只看见一堆干草铺在黄泥地上，那女人自己一步先踏进去，便忽地在王良面前解开自己的上衣，隆起的胸前系着个红肚兜，随着几句悄声的“我给你看，我给你看……”她又解开了裤带，年轻女性的两条雪白的腿便呈现在眼前，在王良心惊肉跳不知所措的刹那间，那女人又要去解兜肚了，还用一只手来围抱他，脸上还是那种媚态，嘴里喃喃地说着：“把背包放下，放下，快，快，没人看见，没人看见！我只要一个馍，一个馍！”

王良像是遭蜂蜇似的，急忙甩开那女人的手，转过身去。面对这有生以来头一回的奇特遭遇，他感到自己在这个女人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不仅不能反抗，甚至没有一点自卫的本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只有快点离开这里。但是……，但是……他那片刻的迟疑引起了那女人的希望，她又说话了：“同志！一个馍，我只要你一个馍呀！你回过头看一眼，我又不丑，又不老，哪点不值呀……我只要你一个馍呀！”

在那女人说这几句话的时间里，王良暂时定住了心神，使自己的头脑能够思考了。他立刻打开挎包，把火车上发的两只馒头掏出来，放在地上，趁女人抬起馒头的时间，拔腿跑开了。

那女人并没有追他。他也不敢回头看她一眼，等跑开了大约二十来步，已经踏上了一条向南边方向走去的路埂了，好像听见那边低低哭泣。那哭声多让人难过！她在做什么？在穿衣服吗？吃那两只馒头吗？王良实在压不住自己内心的一种好奇和欲望，转过头向那边草棚望去。他要不要再回去看看她？……那两条雪白的腿！还有那雪白的，细长的身体……多么漂亮哟！但是，她又是多么吓人，到底是美还是丑，他真的知道了。他的心全被搅乱了。他暗暗谴责自己想要再看她一眼的欲望，逼迫自己快步继续向前走，只有离那女人远些，他的心才能不这么猛烈地砰跳。

王良低着头，只看脚下的路朝前走，脑子里想的是那女人两条雪白的腿和兜肚下高耸的乳房……又走了几百步，面前横着高高的堤岸一样的土坎，这是铁路的路基，从东向西边延伸。他正要爬上路基越过铁路去，轰隆隆的巨响声从远处传来，打破了沉寂。地也震动了。一列货车由东向西驶来，一声鸣叫，在山间回响，好不威风。站立在列车的脚下，一阵寒风，把王良吹得缩起了身子。他的目光追随着这飞奔而去的长龙，仿佛那是一把劈开这片蒙昧土地的利剑，心中不由地涌起一阵崇敬。等列车呼啸而过，轰响声消失在远处时，他才抬起头来，发现山谷中并没有留下什么，只是更加寂静凄凉了。他得感谢这列威风凛凛的列车，帮他驱散了那个女人的印象。

王良爬过一丈多高的铁道路基，又走了半里多地，才到达李家沟的隘口。天色已经昏暗，沟口里是阴森森的。他硬着头皮走进。一进隘口，便明白瘦猴秘书吩咐他进沟要走左边的话：原来那里隐伏着一条沟壑，是黄土高原上常见的地层断裂，不知哪年哪月形成的。又宽又深又陡，要想跨越它必须架桥。如果跌到沟底去，很难自己爬上来。村子在它的左侧，当然必须走左边的路，右侧小道通向那边的荒山。

两旁的黄土山气势险峻。孤单而渺小的王良，在黄土山的夹峙

原
书
缺
页

人的决定，门内的对话声吸引住他，他不由地立在那里倾听。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他今天还说些啥？”，那个女人边哭边回答：“还不是那些不要脸的老话。”“又说他抱你摸你的事？”“你……”那女人急于止住他，又哭起来。那男人并不顾忌她的哭泣，仍在追问：“你今天跟他上炕没有？你老实说！”只听得忽地一声，大约是那女的扑在了炕上，哭得哽哽咽咽地，一边断断续续地说：“每回他来，你都，盘问我，这个，你咋不能，不能叫他不来呀！”……下面的话听不太清楚了。但哭声仍在继续，好象还有打耳光和捶拳头的声音。这时，他觉得，不大好打搅这家人，另找一家吧。他已经走出了他们的院落，立在路边，想去找另一个人家，但那咚——咚——咚咚的声音不断传入他的耳际，又想起今天下午以来的一桩桩事情，他很心慌。他不敢再向前移动脚步，便顾不得其他，连忙回身进院去敲门了。连敲三次以后，那扇门缓缓打开。

“这是李家沟的下村吗？”

“嗯啦，你是啥人？”开门的是那个男人，听声音是二十几岁。

“公社派来参加春耕生产的。”

“啊，薛组长说过要来人的。就是你呀，请进屋来！”

原来还是找对门了，王良心里一下子感到轻松。在他放下行李想找个地方坐坐时，屋里另一个他还没看见的人扭亮了煤油灯。这是个女人，她一只手扭灯，另一只手在抹去脸上的泪水，又在整衣裳，大约刚从炕上爬下来。想必就是那个哭泣和挨打的女人了。她把背着的身子一下子朝他转过去，昏暗的灯光中他看不清她的五官，只隐隐看见她面孔上有三个白生生的圆圈圈。开始他有点儿害怕，但这种感觉即速消失了，因为第二眼看她，不知怎的，立刻有一种吸引他的感觉。他终于没有出声。转头看看男主人的面孔，好像也有三只白圈，圈出两眼和嘴巴来，但不如在女主人脸上那样界线分明。也许是因为她的两只大眼睛中点缀着晶莹的泪水，才更加衬托出那周围的白色来。这女人立在幽暗的灯光下，王良无法看清她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